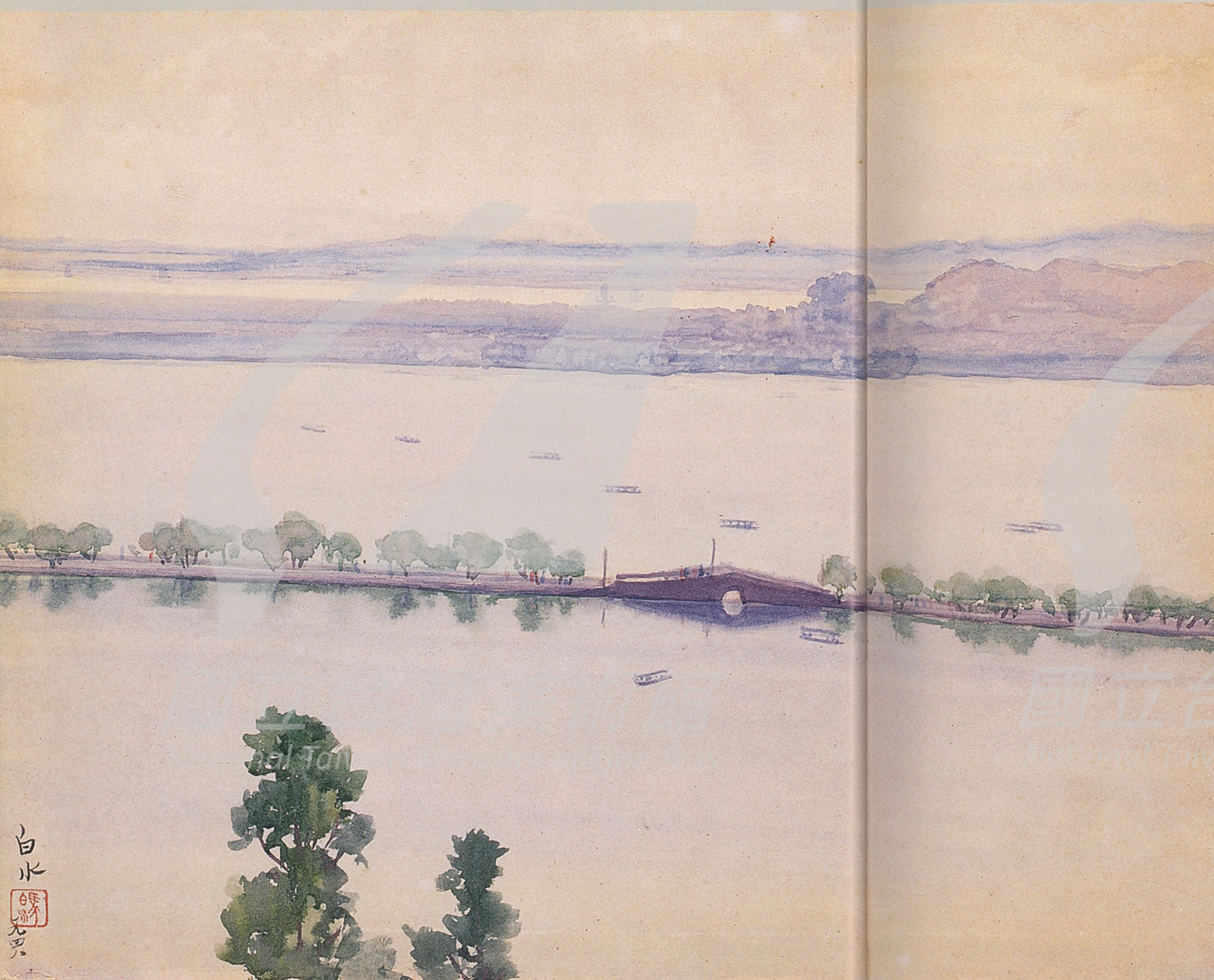




馬白水 張良廟 1940 水彩 37×51公分

II 輾轉千里

這一段艱苦備嚐的漫漫長路，
馬白水畫遍大江南北，
他要用自己的生命歷程
驗證「美」的激發與提昇。



馬白水 無錫風光 1948 水彩 40×51公分

1929 馬白水畢業於遼寧省立師範專修科。

1931 九一八事變。

亂世

——年過去，馬白水二十一歲時——
——(一九二九年)，從遼寧省立師專畢業，正式踏入社會，開始教學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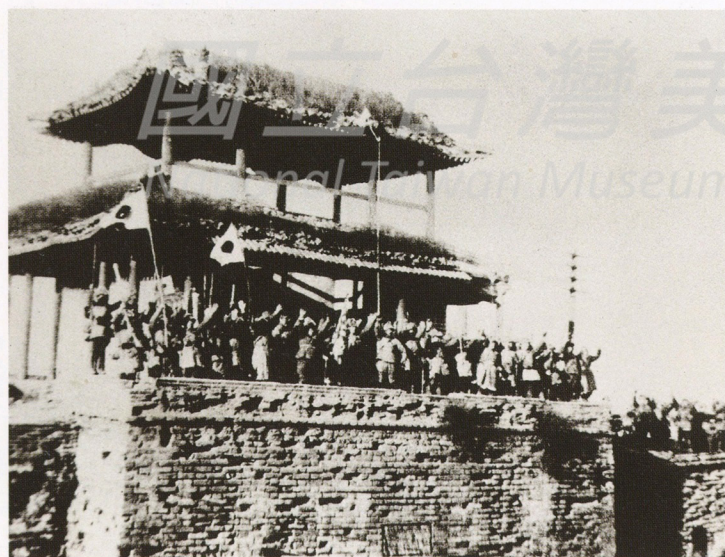
●原本應該分發到中學任教，想不到第二年的春天，卻意外地應聘到東豐遼寧省立第五師範學校任教，新制師範所收的學生都是任教小學有年的教師，畢業後改分發到中學任教。

●初出茅蘆，沒有社會經驗的馬白水，面對一群比他年長的學生們，可是很費

了一番力氣才得到他們衷心的敬重。

●一九三一年馬白水再應聘到高橋省立第四師範學校任教。這所學校環境很好，同事相處也和諧，年輕的馬白水剛剛慶幸自己有了——一個教學與自修都非常理想的地方之時，卻沒想到好景不常，命運依舊艱險萬分。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後，日軍進佔東北。附近的師生各自返家避難，但是，瀋陽（奉天）已經淪陷，馬白水一人留在高橋，不知家人訊息，真是憂心如焚，進退維谷。

●終於，他鼓足了勇氣，決定潛回瀋陽，想辦法見到家人後，再定行止。



一九三二年一月日軍佔領東北錦州城

●他穿著藍布長衫，手提布包，把自己打扮成商人模樣，乘車北上。學校發的遣散費仔細包好，再纏綁在小腿之上，就這樣一路心懷忐忑地回到瀋陽。

●父親見到異地歸來的長子，也倍生勇氣，於是，不再坐困危城，決定讓老弱婦孺留守家中，他帶著長子和次子，千辛萬苦地逃亡到北平。

●一九三二年，馬白水二十四歲，與父親在北平初期的生活非常困苦，他甚至苦練畫扇面，以每幅八分錢的價格出售，較之在東北教書，每個月有一百二十元的優厚待遇，真是天淵之別了。

●好在，在換了幾個工作之後，年輕的馬白水終於受聘為國立東北中山中學的專任教師。這個中山中學非常特別，而全校師生與馬白水之間的關係，可說橫跨半個世紀。不但牽連緊密，並且影響深遠，這是後話，在此暫且先不提。

●父親馬文驤也找到工作了，新單位是北平的絲二廠。

●遠在瀋陽時期，馬文驤就熱心於蠶絲

事業，曾為文呼籲植桑養蠶，富國裕民。每次十份二十份地命兒子抄寫，分寄全國實業界、有關工業管理部門，或是政界名流。到了八十多歲的晚年，馬白水還記得父親當年催促他抄寫時的疾言厲色，以及文件的內容：「利用童山禿嶺，種柞栽桑，富國裕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養蠶繅絲，讓人民增加副業……」

●生逢亂世，馬文驤先生除了為自己一家的安全與溫飽奔波之外，也更希望能讓自己的國家從困境中找到生路。

●所以，就算是此刻終於在北平的絲廠找到了一份工作，他依舊不忘寄發文件，奔走呼籲，後來，曾得到當時的教育部長陳立夫與浙江教育廳長朱家驊的回應。

●而馬家這一家，由於父子二人都有了固定的職業，也終於得以從瀋陽搬遷到北平，全家團聚，享受了一段安定與快樂的時光。

新婚

●一九三三年，二十五歲的馬白水成家了。在雙方家長與親友的祝福聲中，與年少時就已相識的雷秀珍小姐結為連理。

●雷秀珍原是馬家在瀋陽時的鄰居，她是獨生女，舅父是頗為顯赫的東北禁煙局局長。九一八事變之後，雷家也奔逃到北平，在異地重逢，分外親切，這兩個年輕人謹遵父母之命，結為夫妻。

●這時，故鄉雖然暫時回不去，然而，家人都在身邊，工作也很穩定，又娶到一位溫婉賢淑的妻子，婚後的四年間，接連為他生了兩個可愛的女兒，命名百榮、永莉，這真是人生的黃金時光。

●生活安定，家庭和樂，馬白水對繪畫的一腔熱情，此時終於得以充分發揮。

●在遼寧省立師專求學的時候，即使家境貧困，生活上可說是捉襟見肘，然而，在水彩畫具的配備上，馬白水卻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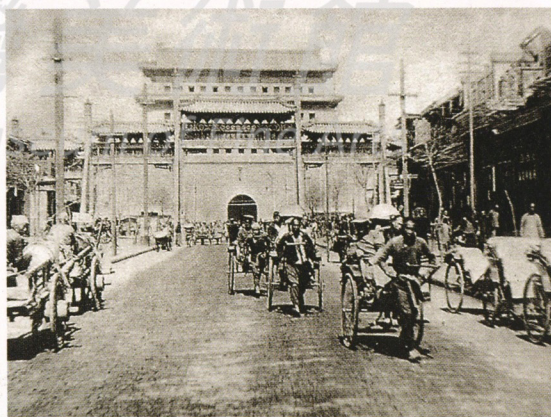
求齊全，課餘之時，也時時認真地去四處寫生。

●如今，在北平的安定和充裕的生活裡，他更是如魚得水，日益精進了。

●授課之餘，他經常一人騎單車前往市區各處寫生，馬白水在晚年自述時說及



北平東單牌樓



北平正陽門大街

此時：「我腦中想的就是，起早去畫太陽剛升起時的氣氛與色彩，趟黑去畫日落的剎那景象。在自行車的橫樑上，掛著畫具袋，一下課立刻就跑到天安門、正陽門、長安街、東西單牌樓，畫好一幅才回家吃晚飯，飯後再出去畫……」。



北平頤和園內的昆明湖，遠方為萬壽山及佛香閣。



馬白水 北平頤和園 1937 水彩 28x36.8公分

●在北平，這個人文薈萃的大都市裡，年輕的馬白水用盡了全身和全心的力量，來鍛鍊自己，砥礪自己。他不只是一個人四處寫生，磨練技巧，在假日之時，他也去參加畫社，拿自己的作品去接受名家的指導和講評，凡有重要的畫展，他更是一次次地去會場觀摩。

●如果整個大環境沒有變動的話，這本是他可以一直走下去的康莊大道。可是，命運依舊不肯善待他。

●在北平居住了大約四年的時間，在後期，其實戰爭的陰影已經籠罩在所有人的心上。在七七事變之前，整個中國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馬白水的二弟已經投筆從戎，父親已經遠走浙江，而國立東北中山中學最後也不得不閉課，準備以化整為零的方式，師生逐步南遷。

●在這些變遷的同時，馬白水在中山中學的教職也有些變動，原本是美術教師的他，在校長的懇求之下，改為擔任音

國立東北中山中學

這是一所非常獨特的學校。它是由行政院出資，由東北的學者碩彥在北平創立，專收東北子弟，是當時國內唯一的一所國立中學。

創校人之齊世英先生在《國立東北中山中學金禧紀念集》（一九八四年旅台校友會印）一書中，有長文回溯中山的創校與遷校。開始的兩段，是這樣寫的：

「九一八事變後，東北愛國人士大批入關。一些不願被奴役的青年，有的隻身，有的隨同家人，也陸續離開東北。因為地緣關係，他們大部分是先到北平。人數越來越多，這時產生兩個問題：對成年人說，是就業的問題；對青年人說，是就學的問題。

當時的東北有識之士，大家有個共同的體認。都以為收復東北不是短期內可以實現的事；但是

擺在眼前的失業與失學問題，卻是迫不及待的需要解決。尤其是東北青年的失學問題，更為嚴重。（中略）為此，東北的一批讀書人，基於為後代著想，為國家儲才的意願，擬籌一所中學，設在北平，就近收容東北入關失學青年，來解決前述的問題。」

在千辛萬苦爭取到中央的支持，終於在北平創校之後，這一所為東北流浪子弟而設的中學，本身也在八年抗戰之中成為一個輾轉遷徙的「流浪者」。

一九三四年成立，一九四九年解散，這一所為期不過十五年的學校，卻成為所有校友心中的光明記憶，每個學生都以曾身為中山人為榮。

一九九六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的勝利紀念日，東北中山中學在瀋陽復校。

樂課程的教席。

●中山中學創校初期，原三位美術教師，即鄂廣居、蕭瀛塵和馬白水。音樂老師只有一位，就是小提琴家馬思聰。由於中山中學分區上課，有南校、東校和西校，相距甚遠。馬思聰因為同時在北師大有課，所以只能在南校（報國寺）教課。校方就請馬白水在東校和西校教音樂，以他畢業於「美術兼音樂體育科」的學歷，應該是最適任的人選了。校長更動之以鄉情，希望他以抗戰歌曲之教

唱，讓飽受日寇欺凌的東北子弟，得以

一抒胸懷之外，更能培育愛國的情操。

●馬白水勉為其難地答應了。從此，在校內，全心全力盡好一個音樂教師的責任。

●多年之後，在國立東北中山中學創校六十週年紀念的專書上，校友傅光野（曄）以〈永遠的馬老師〉一文重述師恩，其中有一段是這樣寫的：

●「音樂雖然是（他的）副修，馬老師



馬白水北平故居 一九九一年，馬白水偕次子永樂一同返鄉時於故居前留影。

教得可真好。中山校歌是馬老師作曲、馬老師教唱。同學們一提到馬老師首先提起校歌，每唱校歌就想念馬老師。中山校歌由永豐鎮唱到懷遠鎮，由懷遠鎮唱到自流井，唱到瀋陽，唱到台灣，唱遍全中國。海峽兩岸同學每有聚會必唱校歌。馬老師指揮四部合唱也是極為出色的，他指揮的架勢表現了力與美，以及指揮的細膩絕對不遜於一流專業指揮家。在馬老師指揮下我們合唱流亡三部曲、旗正飄飄、黃河大合唱……他的指揮棒帶動我們唱出鏗鏘起伏的音韻，更激起我們悲憤慷慨，熱血沸騰。很多同



二十四歲時的馬白水

學因此走向沙場投入戰爭。」

●是的，那是一個流離傷亂，烽火不斷的時代，中山中學的校歌是當時清華三大詩人之一郝冷若作的詞，由馬白水作曲，歌云：「白山高，黑水長，江山兮



日軍在蘆溝橋一帶進行實彈演習，我方第二十九軍在橋上嚴陣以待。



雙方戰事在日軍開槍進攻宛平城後開戰。宛平城內的我方軍隊聞日軍侵犯，緊急出城赴戰。

信美，仇痛兮難忘……」，最後一段是：「唯楚有士，雖三戶兮，秦以亡。我來自北兮回北方！」

●一九三六年初，日本加緊對中國華北的侵略，中日戰爭一觸即發，全國上下，再沒有一個人能夠置身事外了。

●馬白水在北平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小家庭，此刻也要面臨分隔兩地的命運，丈夫隨著工作的單位往大後方撤退，妻子與兩個稚齡的小女兒留在北平，與

婆家同住，一起等待在戰火之中可能再度相聚的機會。

●這樣的離別，幾乎就是古詩十九首的現代版：「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

●當年，馬白水拜別了父母，再與嬌弱的妻小揮手作別之時，那心中的忐忑與悲傷，恐怕是今日的我們所無法想像的吧。

國立東北中山中學校校歌

郝冷若詞
馬白水曲

G 調 $\frac{4}{4}$ 激昂

0.5 | 3.5 1-0.3 | 1.2-3 0.6 | 5 3 - 3 | 2-0.1 3 |

白 山 高 黑 水 長 江 山 兮 信 美 仇 痛

| 2 - . 5 | 1 - 4 . 5 | 3 . 5 . 1 . 3 | 5 . 6 3 1 2 3 6 |

兮 難 忘 有 子 弟 兮 瑣 尾 流 離 以 三 民 主 義

| 4 3 5 . 3 1 2 | 6 5 2 1 2 3 1 | 1 - 3 2 | 1 . 6 . 2 . 1 |

為 歸 向 以 任 其 難 兮 以 為 其 邦 校 以 作 家 桃 李

| 6 . 5 . 6 . 5 | 3 5 6 5 3 5 6 1 | 5 - . 0 | 5 . 5 6 5 3 3 |

蔭 長 爽 蔭 與 太 液 秦 淮 相 望 學 以 知 恥 兮

| 6 1 2 3 1 - | 6 . 1 3 5 | 1 . 3 5 6 | 5 3 5 2 . 5 |

乃 知 方 唯 楚 有 士 雖 三 戶 兮 秦 以 亡 我

| 6 1 5 3 - | 5 2 3 1 - ||

來 自 北 兮 回 北 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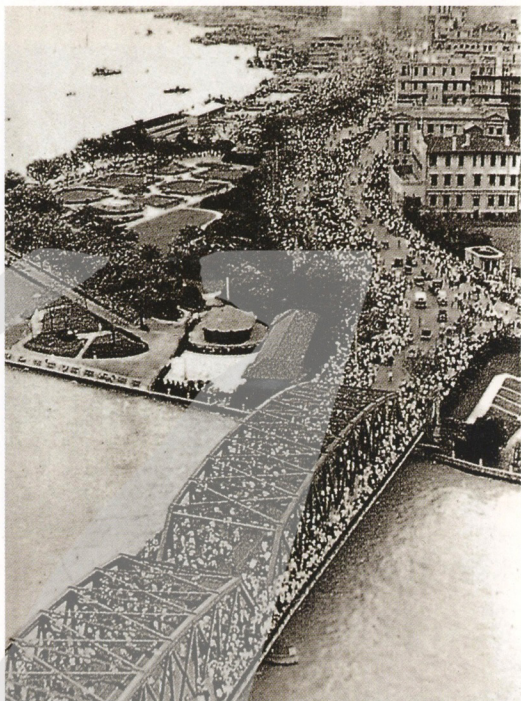
馬白水作曲的東北中山中學校校歌歌譜

輾轉千里

●一九三四年，中山中學在北平初創之時有東、西兩校區，一九三五年秋又成立南校區，三校學生從初中到高中（加上高職與師範班）共有兩千多人。

●南遷之時，除了初中一年級各班仍留在北平，改為分校，以便繼續招收東北流亡青年學生入學以外，從初中二年級以上的學生都參加了南遷的隊伍，共有八百多人。由北京而南京板橋鎮，而湖南湘鄉縣永豐鎮，而廣西宜山縣懷遠鎮，最後到四川自流井靜寧寺才算終於安定了下來。這遷徙的路途真可說是輾轉千里，長達數年的流離顛沛，遭遇到多次的打擊，卻仍能一心向學，弦歌不輟，真是中國教育史上一頁沉痛而又輝煌的篇章。

●在遷徙的長路上，馬白水除了以音樂課程和抗戰歌曲來鼓舞全校師生之外，由於他一直隨身帶著在北平作畫時的自



日軍入侵上海，大批難民從虹口、閘北地區經外白渡橋逃入租界。

行車，所以在學生徒步往前進行的時候，馬白水就騎上自行車，每一站都比學生隊伍早出發，先行趕往下一個目的地，在當地為大隊尋找安排伙食和住處，等到學生們抵達之後，一切都安頓了下來，他再騎上自行車趕往下一個宿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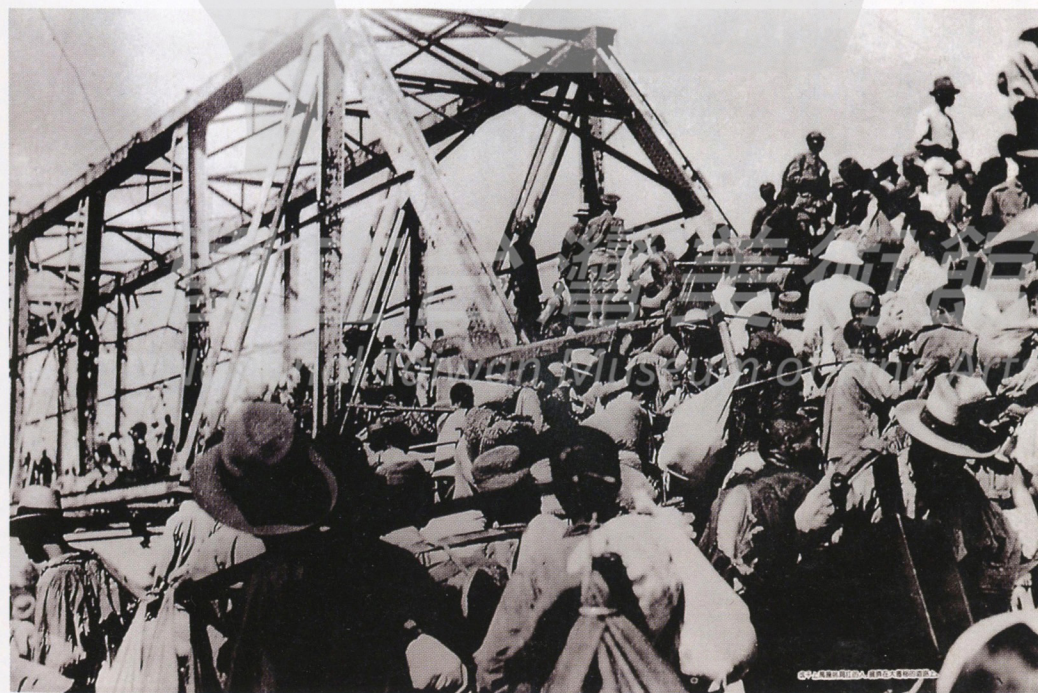
●自從任教音樂課程之後，馬白水就不再在校內作畫，而為避免影響其他美術老師，他也不教學生作畫。可是，外出

之時，他依舊攜帶畫具，在靜僻之處得以自在寫生。為了攜帶方便以及不惹人注目，畫紙尺寸改得極小，只有13×22公分左右，像是一張卡片的大小，而且把水彩筆的筆管截短，直接放進調色盒內，因而整套畫具又小又精簡，可藏在外套裡面。

●除了不想讓人注意之外，也是要避免引起軍事單位的懷疑，否則如果被誤會是測量或繪製地圖的漢奸，那可真是一

時難以說清了。

●在中山校友傅光野的追憶之中，也提到過這一段：「繪畫是馬老師的老本行，他教音樂八年，作畫從未間斷。經常獨自攜帶畫板外出寫生，除了北平與瀋陽之外，中山幾個校址都在四季如春、風光旖旎的南方，隨手拈來都是上好繪畫素材。那幾年馬老師的水彩日益精進。只因他為人含蓄、深藏不露，畫作從不示人，少為人知耳。」



成千上萬擔挑肩扛的人潮擁擠在流亡的道路上。

白水一名之由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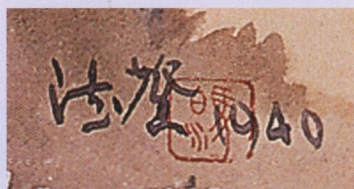
馬白水原名馬士香，九歲（一九一七年）入私塾之後，塾師于占亭先生為他取號為德馨（這是王家誠所著的《馬白水繪畫藝術之研究》書中所記，不過，在馬白水寄給《國立東北中山中學金禧紀念集》的簡述中，又說這個號是中學的國文老師給起的）。一九二九年，馬白水二十一歲，從遼寧省立師專畢業，開始踏入社會之時，因為覺得「士香」二字過於女性化，就正式以號為名，成為馬德馨了。所以，在一九四八年之前的畫作裡，我們還可以看見畫家的簽名是德馨。

後來，馬白水又覺得「德馨」這兩個字「俗不可耐，寫起來又劈哩啪啦一大堆，離開中山到上海，在大新公司舉行畫展時自己改為現在這個名字。」（見《國立東北中山中學金禧紀念集》附頁之〈馬白水簡述〉。）

在上海大新公司舉行畫展是一九四八年的秋天。馬白水說，他命中屬土缺水，就先取了一個單名，叫做「馬泉」，原想要江海的水，但又怕太多而承受不了，所以只取泉源一字，但是用單名來稱呼，自己還是有些不習慣，就把「泉」字一拆為二，成為「白水」了。

有不少人以為此名是為了紀念東北家鄉的白山黑水，其實真正的意思是以「水」象徵聰明，以泉為名，應是願心中永遠有活水，活潑、流動、源遠流長吧。

在改名為白水之後，自己覺得這個名字非常簡單明瞭又乾淨清爽，畫家曾說：「突然間，我明顯地變得開朗愉快、無憂無慮，沈澱了雜質，流到了廣闊的原野，馬上匯進入大海……」觀其一生，還真是名實相副啊！



簽名—德馨



簽名—白水

●這些在當年從不示人的畫作，由於尺寸很小，反而容易收藏攜帶，因此，在一九五〇年，當馬白水從台北想方設法，請友人秘密將妻子兒女從西安經深圳，偷渡香港輾轉抵台團聚之時，這些小幅的水彩作品才得以同時攜來。

●在馬白水的八十回顧展與九十回顧展中，我們都可以看到幾張早期的作品，其中以「北平四合院」的這一張最令人印象深刻。

●除了畫幅右下角簽名的「德馨」二

字，可以見證往日的時光之外，我們也可以從這張作品裡看出年輕畫家的寫實功力。北平四合院繁複的黑瓦片，在陽光下只以平行的單一線條來處理，幾處交錯的空間，無論是水平的受光面，還是垂直的陰暗面，筆觸都極為簡潔明快。這種「化繁為簡」又不流於空泛的把握能力，令人喝采。生活裡的平常角落由於陽光與空氣的美好呈現，彷彿有了生命，進入經典，而此時年輕的畫家才剛剛二十九歲。



馬白水 北平四合院 1937 水彩 31x23公分

●儘管時局艱難，與家人又遙遙相隔，馬白水還是打起精神來面對一切。

●在輾轉千里的遷徙長路上，中山中學的師生在即將要抵達最後一站自貢市之前，遭逢了一場大劫難，在王家誠所著的《馬白水繪畫藝術之研究》一書中，有詳盡的描述。

●「預定的中山中學校址，乃重慶西南方向的自貢市，介於重慶和峨嵋山之間。爲了候船，在重慶稍事停留，卻適逢一九四一年五月三日的重慶大轟炸，馬白水目睹日機肆虐，中國軍民的苦難；慘酷的印象，使其一生無法磨滅。」

●大約上午十一點左右空襲警報響起，人地生疏的馬白水正在山城的一個十字路口小樹下休息。裝著日用品的背包，也掛在樹枝上。當人們倉皇逃避之際，他直覺地想沿著數不清的石級，跑向長江岸邊，可能那是比較安全的地方。但，長江對岸一字排開的敵機已逐漸飛

近，機後的地面，升起一片煙柱和隆隆巨響。他口中有種說不出的乾渴，遂放棄了跑向江邊的念頭，也顧不得背包和就地臥倒的防空常識，一心想跑到十字路的中間。霎時，一種突如其來的力量，把他震倒在地，馬白水稍一錯愕，起身繼續奔逃，同時意識到應該找個藏身之處。轉頭一看，左首有個大門樓，卻已擠滿了人。右首有輛載重的大卡車，或可擋擋牆倒樓塌，磚瓦飛落的危險。在躲避卡車下面人們「趴下！趴下！」的警告聲中，他已衝到卡車下面。再回頭看時，一個披頭散髮，同時抱著、牽著幾個小孩的女人，邊叫邊逃，身後黑黑紅紅的濃煙和火燄，頓時吞噬了一切，在他方才被震倒的十字路口，傳出一股刺鼻的焦味，乾乾辣辣的，像是油煙，又混合著令人欲嘔的氣味。

●轟炸似乎已經過去，片刻的死寂之後，他回到掛背包的位置，小樹、背



一九四一年五月重慶大轟炸後的市街
路兩旁的建築物被炸毀，由於剛轟炸過後，空襲服務總隊豎牌警告過往路人，小心瓦礫中未爆的炸彈。

包、連同附近的樓房，盡已失去蹤影。環視街上，倒下的電桿和斷垣殘壁之外，到處是肚破腸流，斷腿缺臂或身首異處的屍體。起先還覆蓋在厚厚的一層灰塵下面，接著便滲出黑紅的血水。他渴望下到江邊，好鬆弛一下緊繃的神經，驅逐眼前的夢魘。但，走不了多遠，就被「不許動！不許動！」的聲音喝住。驚悸猶存的他，瞥見前方土堆上，有名端槍的士兵，一面瞄準一面大聲對行人吆喝，顯得緊張異常。隨後，則垂下槍，茫無表情的沉默下來，想是歇斯底里的情緒，已經恢復正常。

●事後他才得知，他所經過的那一帶地方，正是行轅公署所在，可能也是日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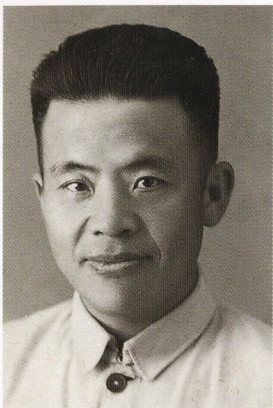
轟炸的主要目標。而他幾次間不容髮地逃過了彈著點，算是九死一生，倖免於難。這次轟炸中有兩位中山中學同仁不幸遇難，學生則幸無任何傷亡。五月四日，重慶再次遭到日機的摧殘，中山中學師生因爲提早登船，遠離了暴風雨的範圍，向著自貢市航去。」（筆者註：又據中山中學校友鄧蘭儒所著〈東北中山中學歷史概述〉一文，中山中學師生遭逢重慶大轟炸時間爲一九三九年五月三日。）

●國難方殷，抵達自貢市不久，又接到父親已經逝世的噩耗。

●原來馬文驥在前往山海關榆林縣採購蠶子之時，因爲高血壓而病逝在旅館。

1942 馬白水被迫辭去教職，專心從事繪畫。

1945 抗戰勝利。



神采奕奕的馬白水，
抗戰時期攝於四川。

經同行的友人通知家屬，姐姐遂由北平專程趕去，暫時將父親葬於當地。然後，姐姐再寫信給馬白水，除了告知他這個噩耗之外，並且希望他們兄弟能夠找機會將父靈遷葬回本溪。

●可是，在這樣混亂的時局中，馬白水連奔喪都是奢想，更別說去為父靈遷葬回故鄉之事著力了。

●國難方殷，家庭離散，在新遷的校址靜寧寺中，馬白水除了儘量多給家中寫信之外，更把全副心力都放在學生身上，在無家可歸的現況裡，努力去試著讓學生和自己都能認真進修，並且以校為家。

●但是，命運依舊不肯讓他如願。

「旅行寫生」？

●國立東北中山中學遷入四川威遠縣新盛鎮的靜寧寺。靜寧寺原是一座大型的寺廟，建於一八八六年，離自流井市（自貢市）三十多里，離威遠縣城四十里，是一座建在山丘上，佔地五十餘畝，分為東院、西院的兩個建築群。兩院內各有樓房、庭房、亭台、屋宇等五百多間。有一條護院河，寺門前有一方荷塘，周圍群山環繞，山光水色相映，真是理想的教育環境。

●可是，一九四二年，遷校還不到一年，就爆發了學潮。最初只是兩位老師的不快，導致其中一人被解聘，而學生認為處置不公，引發對新校長的抗議，然後越演越烈。平常受到學生和校方共同尊敬的幾位老師，就努力地居間調停，馬白水是其中的一位。調停不成，新任的校長決定開除二十個學生，並且遷怒這些非常同情學生的老師，又解聘了七位教師，馬白水就在其中。

●馬白水自認在學潮中從未參與任何行



馬白水 二郎廟牌坊
1940 13x22公分

這是馬白水在流亡途中特別使用的小尺寸畫紙。為了能一路寫生，畫具除了求方便攜帶外，也為避人耳目，以免招來不必要的麻煩。

動，如今卻成了替罪羔羊，被迫離開這個與之相處已有八年之久，流徙萬里，一直是同甘共苦的大團體，一人再度踏上了征途。

●中山校友傅光野在〈永遠的馬老師〉一文中是這樣記述：「馬老師有輛自行車，是由北平帶出來的，一直騎到自流井。歷次遷校途中，凡是徒步路段就騎車走在前面，為同學準備茶水，或走前走後為同學們接應訊息，大家都感方便。馬老師離開自流井時他又踩著那個自行車出發了。這次不是為同學服務，而是攜帶畫具及最簡單行囊，目標西安，千山獨行沿途作畫去了。川陝道上

看不完的森森古柏、故壘斜陽，畫不完的孤驛停舫、蒼茫翠微，至於崢嶸崔嵬的雄關劍閣，千尺懸崖的天梯石棧，更是人生難得一見的奇景，在在都收入馬老師的畫圖中。途中難免撥雲撩霧、攀藤附葛、山棲谷飲、風餐露宿，他過人的勇氣與磨練不是常人所能想像，馬老師出人頭地絕非偶然！」

●多年之後，在馬白水九十回顧展《彩墨千山》專集的年表上，畫家自述一九三〇到四五的十五年間是：「先後任教於遼寧、北平等地省立師範、國立中山中學等校。騎自行車旅行寫生於川、陝、甘、湘、桂、黔、京、滬、蘇、浙

等省市，舉行水彩畫展多次。」

●如果我們只看見這本書後的年表，如果我們對中國近代史一無所知的話，那麼這一則簡述，會讓我們以為馬白水從二十二歲到三十七歲之間所過的日子簡直是神仙生活了！年輕的畫家，在十五年之內，畫遍了大江南北。

●九十歲的老畫家回顧來時路，他並沒有說謊，也並不是忘記了當時的苦難，只不過，他引以為豪的，卻是在苦難之中也不改其志，努力向顛沛流離的命運搶奪過來的「美」與「理想」。是的，因為那原本就是他應該可以擁有的夢。

●我們常常要將追求「美」與「理想」的人視為浪漫、不切實際和不食人間煙火。可是，在長途流徙的歲月裡，年輕的馬白水要比那些所謂「腳踏實地」的人群付出更多的心力，才能達到他所追求的目標。

●就是說，離開中山中學並非自願，一人踏上了征途也是無奈，對一般人來說，這是生命裡絕境的絕境。但是，對

於馬白水來說，身體上的辛苦當然難以承受，心理上的委屈與不平也不容易擺脫，然而，面對著「美」與「自由」，卻能在精神上把自己提昇到最高點，把這一段艱苦備嘗的「單車獨行」的長路，轉化為藝術生命裡豐富的滋養。

●目標定在西安，因為要去見時在西安中央航空任職無線電台台長的二弟馬伯森，共商把在北平的妻小接往西安的計劃。中途又要去川北綿陽，探望在當地任稅捐局主任的三弟馬蔭九夫婦。路程既定，則沿途所能遇見的自然美景和人文古蹟也都成了寫生的目標。

●多年之後，馬白水回顧這一次的路程，曾說：「這一路上，不但印證了古人的文章思想，也增進了繪畫技巧於不知不覺中，真可說是莫大的收穫。」

●他是用自己的生命歷程來驗證「美」對於個體的激發與提昇。一九九九年八月十日在紐約定稿的那篇〈白水自白〉，置於九十回顧展《彩墨千山》專集的書前，其中有一段是這樣寫的：

●「生活成果和藝術表現，同樣都是先如墜萬丈深淵，卻也都是從深淵裡產生突破重圍的想法和手法，漸漸的浮出水面，奔騰跳躍，活力生發，同時會有空

閒安寧，會有滋補療效與存在的滿足感。並產生心靈精神的意志力量，走向自我表現與突破，解除壓力更上層樓。」旨哉斯言！

馬白水中國寫生遊蹤

馬白水從二十八歲到四十歲的這十一年中，因戰事轉轉千里，顛沛流離。然而這一條漫漫長路，卻也使他大開眼界，飽覽名山勝景，畫遍大江南北。

這一路迢迢，先是隨著中山中學一路從北平，經青島、濟南，前往南京。稍作安歇後，又繼續經蕪湖、安慶，乘船到武漢，繼而乘火車由武漢前往長沙、湘潭。之後一路步行至衡陽後搭火車直達廣西桂林，後經懷遠、六寨，穿越貴州，才好不容易到達重慶西南方的自貢市。

然而這好不容易得來的安定，只維持了一年，馬白水就因故被迫離職。於是他又北走灌縣都江堰，攀登峨嵋金頂，來到西安。之後又在因緣際會下，離開西安，遠走江南，遊歷蘇州、杭州、揚州、太湖沿岸各地的江南名園勝景。原是人生的磨難，馬白水卻是在苦難中不改其志，以他的堅持，不停的作畫，努力向顛沛流離的命運，搶奪過來屬於他的「美」與「理想」。





馬白水 青城山遠望 1940 水彩 13x22公分



馬白水 未央宮遺跡(西安) 1948 水彩 40x51公分



馬白水 小五臺山 1946 水彩 27.5x40公分



馬白水 張良廟（陝南廟台子） 1940 水彩 37x51公分



馬白水 華山下棋亭 1943 水彩 23x31公分



馬白水 杭州西湖 1948 水彩 40x51公分



馬白水 錢塘江大橋 1948 水彩 40x51公分



馬白水 姑蘇城外寒山寺 1948 水彩 40x51公分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馬白水 風雨獅子林 1948 水彩 40x51公分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個人畫展

●抵達西安，馬白水謀得一份教職，在西安私立三育美專教書，但是待遇微薄，不足以維持在一九四三年從北京接來的一家八口人的生計。

●因此，在教職之外，他也以畫商業廣告的方式來增加收入，面對現實生活。

●在西安，開始認識了好幾位畫家，其中有龐曾瀛、趙春翔，後來也在台灣重聚。另外有黃君璧，則是在華山寫生時的畫友，二人同住北峰的白雲觀達半月之久，後來則同為台灣師範大學的教授。

●在西安居住了四年，馬白水舉行了三次畫展。

●首次個展是在一九四二年，剛到西安不久，由社教館主辦，名義是慰勞空軍，不過，賣出的畫有限，並且以半數捐獻作為勞軍款項。

●一九四五年，第二次畫展，期待已久

的抗戰勝利終於來臨。

●馬白水接到吉林長白師範學院副教授聘書，先把家屬暫留西安，隻身赴任。

可是新職雖在東北家鄉，環境卻極不理想，這時，原在西安英華書店的楊總經理，到上海設立英華彩色印刷廠，邀請馬白水擔任廠長，由於待遇優厚，並且工作具有挑戰性。因此，馬白水決定南下赴上海之約，家眷仍暫留西安。因為如今家庭中又增添了二男一女，永漢、永樂和永春，還有母親、姐姐以及外甥女等，負擔極為沉重，這恐怕也是馬白水離開教職的原因之一。

●不過，在答應擔任廠長之約前，馬白水提出的唯一條件是，只任一年，一年後即自動解約，前往江南各地寫生，也有可能出國旅行寫生。

●楊總經理答應了馬白水這個要求，卻沒想到認真工作，開創了英華彩色印刷廠大好事業根基的這位廠長，一年時間一到，立刻棄優渥的待遇與大好的基業

於不顧，真的馬上就收拾好簡單的行囊，出發去畫畫了！

●這時的馬白水，與抗戰時期的創作心態有些許不同，遠在西安的家庭，經濟方面暫時沒有什麼問題，自己此刻又沒有任何職務牽絆，八年艱苦的戰爭剛剛過去，對未來的信心從沒有比此刻更為充實……。



上海外灘的匯豐銀行



馬白水 上海外灘 1948 水彩 40x51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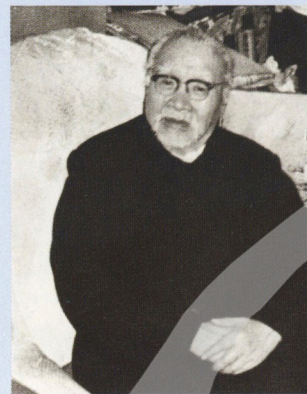
上海跑馬廳



馬白水 上海跑馬廳 1948 水彩 40x51公分

劉海粟 (1896-1994)

劉海粟，江蘇常州人，他於民國元年與烏始光、張聿光同創「上海美術院」，該校於一九三〇年改稱上海美專，是中國第一所正規的美術學校，培育許多優秀的美術人才。此外，他還創辦《美術》雜誌，引介西方新興藝術，並雇用人體模特兒，於校內開設人體素描課。他於民風保守的時代，獨排眾議，展出人體畫，為民初畫壇重要的開拓性人物，被喻為中國現代美術教育的拓荒者。



劉海粟



劉海粟 木棉 1982 油畫 100×73公分

●因此，在這一段江南旅行寫生的初期，他是個完完全全的自由人。充滿了

想要吸收，想要轉換，想要表達的渴望，生活中除了繪畫，再無其他。獨自

一人棲息在旅館裡，每日早出晚歸，以

近乎貪婪的態度四出描繪，日出、日

沒、上午、下午和薄暮；不同時態的不

同光景，他都想要一一捕捉，有時候，

一天的收穫竟達七幅之多。

●多年之後，他形容當時在江南寫生時

的心境，有下一段的話語：「一旦腳

踏實地，那種如饑似渴的心情，恨不得

一下子全收入畫面！」

●寫生的作品日益增多之後，與從前在

北平或西安等地的作品相比較，無論是

色彩、水分與筆觸都有不同，馬白水因

此很想再舉行一次展覽，在人文薈萃的

上海。

●然而，一個從北方前來的水彩畫家，

在上海可真是人地生疏，第一次在這個

都市裡舉行展覽，總要有大師肯推薦才

行。

●於是，馬白水毛遂自薦，求見大師劉

海粟。

●在王家誠著的《馬白水繪畫藝術之研究》一書中，如此記述這兩位藝術家的會面：「馬白水毛遂自薦，往謁在繪畫和美術教育界皆負盛名的劉海粟。他在廳中靜候了許久，這位有中國文藝復興大師之稱的畫家，才扶著扶手，緩緩地步下樓梯。他對這位中等身材，年屆不惑的北方仰慕者，並未加以正視。不過，馬白水打開畫袋，取出多年的心血結晶之後，劉氏的態度，立即有了很大的轉變：『太好了！好像有交響樂的感覺。』」他指著馬白水華山青柯坪的寫生畫說。他知道馬白水不但請他指導，也想多結交些繪畫界的朋友時，便說：『你不要覺得誰都不認識你，等他們看到你的畫後，就都認識你啦。』」

●果真如劉海粟所言，一九四八年秋天，四十歲的馬白水在上海大新公司所舉行的水彩畫展，果然一鳴驚人，轟動了上海藝壇。劉海粟不但參加了揭幕式，整個展出期間，並且三次蒞臨會

場，劉夫人也親自選購一幅畫，給了馬白水很大的精神鼓勵，這是藝術家的愛才之心。所以，後來在東北鄉親丁貴堂總辦的安排之下，馬白水依古禮叩頭拜在劉海粟門下，一時傳為藝壇佳話，而這個東北出生的水彩畫家也從此邁入全國性的藝壇。

●這次畫展可說是盛況空前，作品也幾乎被訂購一空，使得馬白水除了在精神上受到極大的鼓舞之外，在金錢的收入上也極為豐厚。

●他馬上請一位在銀行工作的朋友代為保管這些款項，並且也匯出一大筆的金錢給遠在西安的母親和妻子，這可說是第一次，馬白水能以畫展售畫所得收入養家。

●可是，命運又對他開了一個玩笑：全部的畫款都是當時剛剛發行的貨幣——金圓券，而時局一變動，即刻貶值為一堆廢紙，所有的歡喜與滿足轉眼成空。



馬白水 無錫風光 1948 水彩 40x51公分



馬白水 蘇州獅子林 1948 水彩 40x51公分